

◎ 黄书泉 著

重构百年经典

——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阐释

CHONGGOU
BAINIAN
JINGDI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 黄书泉 著

重构百年经典

——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阐释

CHONGGOU
BAINIAN
JINGDI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构百年经典——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阐释/黄书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1110-793-7

I. ①重...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141 号

重构百年经典——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阐释 黄书泉 著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17.375

字 数:422 千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ISBN 978-7-81110-793-7

责任编辑:江 琛

装帧设计:孟献辉

责任校对:刘 红

责任印制:陈 如 韩 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5106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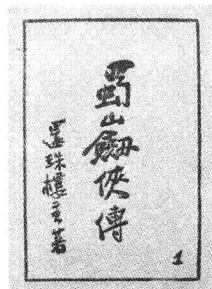
外埠邮购电话: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5106311



玉梨魂
红杏出墙记
蜀山剑侠传
春明外史



骆驼祥子
围城





路翎文集
金光大道
第二次握手

废都
白鹿原
尘埃落定



目 录

绪论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与文学经典	1
一、经典与文学经典	1
二、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7
三、文学经典与当代性	11
四、文学经典与文学消费	17
五、文学经典与长篇小说	21
六、当代关于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经典性的评价	30
七、对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类型研究	
——本书的几点交代	34
 第一章 最初的经典	
——清末民初的长篇通俗小说	41
一、清末民初长篇通俗小说的兴起	43
二、长篇小说：现代通俗文学的载体	47
三、清末民初通俗长篇经典的思想文化价值	52
四、清末民初通俗长篇经典的艺术审美价值	66
五、经典的生成：社会影响和文学消费价值	73
 第二章 双重语境中的通俗经典	
——20~40 年代的长篇通俗小说	79
一、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张力之间	80
二、从优秀社会小说到“都市乡土”与“新市民”经典	89

三、从优秀“倡门小说”到爱情经典	98
四、从旧派向新派发展的武侠小说经典	107

第三章 启蒙经典:社会、自我与人生的三重叙事

——新文学长篇小说(一)	114
一、新文学与长篇小说	115
二、文学现代性与启蒙长篇小说	124
三、社会叙事:主体性缺失的写作	
——以《子夜》为例	129
四、自我叙事:非审美激情膨胀	
——以《家》为例	140
五、人生叙事:在“我”与“我们”之间的书写	
——以《骆驼祥子》为例	150

第四章 左翼经典:革命与审美的变奏曲

——新文学长篇小说(二)	161
一、“革命文学”语境中的左翼长篇小说	162
二、“审美政治化”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	168
三、“东北作家群”长篇小说的美学价值	175
四、左翼长篇小说的文学消费价值	184

第五章 大众经典:解放区与“海派”长篇

——新文学长篇小说(三)	189
一、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两类大众小说	190
二、旧瓶装新酒: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200
三、小说电影化: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	209
四、“俗人”写“俗事”:苏青的《结婚十年》	218

第六章 另类经典:乡土之诗、存在之思与体验之殇

- 新文学长篇小说(四) 225
- 一、从被冷落的“另类”到经典的重新发现 226
- 二、《边城》:乡土的“暖色”书写 236
- 三、《围城》:智者的存在之思 248
- 四、《财主底儿女们》:生命的激情体验 260

第七章 “红色经典”:革命史诗、通俗传奇与乡村叙事

- 1949~1966年的长篇小说 277
- 一、“红色经典”的生成及其价值评价 280
- 二、革命史诗:政治化的“浪漫叙事” 290
- 三、通俗传奇:传统的继承与改写 300
- 四、乡村叙事:现实主义的畸变 311
- 五、重评“经典”:关于《创业史》的批评 317

第八章 经典之辩:“地上”与“地下”

- “文革”时期的长篇小说 325
- 一、“文革文学”格局中的长篇小说 326
- 二、小说怪胎与主流经典 333
- 三、批判现实主义的“地火” 341
- 四、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叙述 347

第九章 新启蒙时代的文学经典

- 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 353
- 一、80年代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355
- 二、新时期长篇小说:未完成的经典 367
- 三、《活动变人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379
- 四、《平凡的世界》:底层奋斗者的希望之歌 391
- 五、《血色黄昏》:知青苦难美学的“血书” 401

第十章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经典

- 20 世纪 90 年代长篇小说(上) 413
- 一、“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嬗变 414
- 二、90 年代长篇小说的兴起及其特征 420
- 三、从“文学事实”出发:为 90 年代长篇小说一辩 431
- 四、“后文学时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 440
- 五、文学经典的存在
 - 以莫言长篇小说为例 447

第十一章 多元化的长篇经典

- 20 世纪 90 年代长篇小说(下) 457
- 一、《白鹿原》:底蕴丰厚的现实主义经典 458
- 二、《尘埃落定》:与世界对话的现代主义经典 472
- 三、《坚硬如水》:在语言狂欢中解构“文革”的
后现代摹本 484

终篇 真正的文学经典何时出现

- 兼论新世纪长篇小说 499
- 一、“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长篇小说 500
- 二、作家,离经典的目标有多远
 - 以长篇小说《天瓢》为例 507
- 三、经典之路: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写作
 - 以长篇小说《碧奴》为例 517
- 四、重建中国小说理论资源
 - 新世纪长篇小说走向经典的启示 525

附录 20 世纪中国百部长篇小说目录(1901~2000 年) ... 538

主要参考文献 543

后 记 548

绪论 20 世纪中国长篇 小说与文学经典

一、经典与文学经典

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承,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与经典的产生、流传和对经典的阐释与研究,如影随形。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都有着自己特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知识谱系、价值观念、精神情感特征,经典既是它们的结晶和载体,又是它们的标志和代表。当我们谈起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当我们谈起儒家、道家、法家、“建安风骨”、“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明理学、乾清学派、“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闪现在脑海里的不正是那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具有标志性、权威性的著作和作品吗?如果没有这些流传至今的被称为“经典”的著作和作品,历史将是一片空白,文化将失去传统,当代人将无法确立自己的文化坐标。韦勒克和沃伦说得很好:“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

化‘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①经典就是参与建构这种“背景”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经典却得以长存,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历史,更是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现在和未来,对于处于一定时代、社会中的个体精神、意识的形成和文化人格的塑造,也具有强大的亲和力。诚如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所说,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卡尔维诺也说过:“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②正是如此,对经典的发现、确立、欣赏和阐释,既是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自觉的文化追求,又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我们每个个体内心的“情结”。

那么,究竟什么才可以称为“经典”呢?按照弗马克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③据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文化的经典,就是不同领域里理想的、完善的、权威的、具有代表性和文献价值的著作和作品。

①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6页。

② [德]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③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从词源学来看,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 *c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在英语中,常常被置换为“正典”(canon)。英语文学中一些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被称为“英语经典作品中的正典”(the canon of English classics)。用 P. 费瑞的话来说:“正典就是文化传承和机制确认的一套文本。”^①从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西方文化,教化性与正统性是正典构成的两个基本要求,代表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标准,也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性要求。我国最早出现“经典”一词的是《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这里所说的“经典”,当指的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著作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认为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因此,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拥有更加丰富的经典。中国经过几千年历朝历代的官方、民间和文化人的合力作用,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发现、挑选、整理、认定、诠释,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产生、形成了各自的经典。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②就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经典应是在文学领域“第一流”的作品,即“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③尽管对“永恒的价值”的理解和评判标准,不同的民族、时代、社会、阶级有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无不将其视为文

① 引自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② 重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③ [苏联]普罗霍罗夫主编:《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25页。

学经典的最重要的标志。而且,相比于文学作品之间的那些差异、变化的方面,“永恒的价值”更多的是指称文学作品的那些共同的、稳定的、深层次的方面。从艺术本体角度来看,艺术作品具有三个层次:(1)文艺作品的存在方式(即艺术语言这一物化的本体形式);(2)文艺作品再现客观世界和表现主体情思层次(或艺术形象层);(3)艺术作品中的深层意蕴(即生命的活感性,人生宇宙感)。^①正是最后这个层次,体现了“永恒的价值”的共同性、稳定性,构成了那些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的“人类性”共同特质。契诃夫早就提出:那些被称为不朽的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从其中每个作品里把这类共同点剔除干净,作品就会丧失它的价值和魅力。^②所以,波德莱尔在关于“现代性”的发现中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在求变逐异的现代艺术以“奇”与“怪”为美的另一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对这位“审美现代性之父”来讲,“现代性”除了转瞬即逝、意外多变那一面,“另一半艺术则是永恒不变的”。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艺术其实是继续已有过的东西”。^③这就是人类以“乡愁”来命名、以“诗意地栖居”来表达的、向往爱与尊重的生命意识。

从具体文本来讲,被称为“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共同的内涵和特征应从“思”、“诗”、“史”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扎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

① 参见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五章“作品本体:文学文本层次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②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③ [苏联]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

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其次,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最后,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甚至能促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具有“史”的价值。^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历来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中,学者们尤其强调文学经典的审美标准。例如,在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提出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标准:“措辞和韵律的精致,修辞的典雅,性格的统一和想象的力量。”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审美标准与这些古代学者的论述几乎一脉相传。他认为“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而且经典作品还必须经过两个时代之久的时间考验才会成为正典之作,如莎士比亚和但丁的作品。^②

当代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经深沉地说:“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是愚昧的了。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③这就是一位著名作家心目中文学经典的价值和魅力。当马尔库塞说道“艺术虽不能变革世界,但却可以

① 参见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② [美]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③ 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对变革那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内驱力作出贡献”^①时,我想,他心目中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这些具有“永恒的价值”的经典。同样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宣称:他期待的理想读者是那些“毕生研究《尤利西斯》和《芬灵根的守灵夜》而其他什么都不做的人”,这些所谓“理想的读者”,一定是心中充满了对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朽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敬畏的人。

然而,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性的考察和研究,却不能完全以上述学者、作家和“理想的读者”的视角为根据。因为他们或是从精英主义和民族国家主导文化的立场来衡量,或是从个体艺术审美、体验、欣赏、感悟、认知出发,从文本自身来感知文学经典的,这当然是衡量、鉴定文学经典的重要维度。但是,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消费现象,它不仅是自身,还是一种关系。尤其是文学经典的产生、认定和流传,更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复杂运行的过程和多种合力的结果,它们不仅是自身生成的,更是被建构的。正如罗曼·英加登所言:“艺术价值,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审美价值,是从作品的艺术价值中派生出来的价值,是读者在阅读中再创造的结果。”^②当代中国学者也指出:文学经典不仅是一种实在本体,更是一种关系本体,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③ 因此,在考察 20 世纪

① [美]参见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波兰]罗曼·英加登:《体验、艺术作品与价值》,《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71 页。

③ 黄曼君:《中国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中国长篇小说与文学经典关系之前,需要从多维度来考察一下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建构的。

二、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一提起经典,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历史”。历史有二义,一是指过去之事,一是指对过去之事的记录。而所谓“文学经典”,就是后人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的一种指称与追认。正是这种指称与追认,体现了“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①这种指称与追认,一是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典籍中,但更集中、更直接地被文学史所记录。如果说文学史就是讲述一个有关文学的过去的故事,文学经典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华彩乐章。“由于文学经典的构成需要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同认可,所以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常常是以编入权威的文学选集和进入大学讲坛为标志,而重写文学史更是经典建构的主要形式。事实上,美国文学经典的构成就是一个不断改写美国文学史的过程。”^②在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史产生不过百年,古代文学经典的确认,主要是通过各种文学“选本”,即对浩如烟海、鱼龙混杂的文学作品进行“删汰繁杂,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③可视为是前文学史。到了现代,伴随着各种系统

① [德]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② 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第1685页。

的文学史的诞生,常常是各种作品选本的问世,它们是文学史对文学经典指称和追认的很好的丰富与补充。正是通过各种“选本”和文学史,人们不仅掌握了此前的一般文学状况,而且认识和了解了文学经典,并且以此作为经典阅读的对象和范本。总之,在具体的文学接受中,读者对文学经典的了解和认同,主要是受“选本”和文学史支配的。所以,我们在未接触李白、杜甫的诗歌、《红楼梦》和鲁迅小说之前,就知道它们是文学经典。

包括“选本”在内的文学史对于建构人们认知中的文学经典之所以具有如此作用,首先在于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虔诚。人们相信,凡是被载入史册的文学经典,都是后人指称和追认的,追认者超越了当代人的局限与偏见,其价值总是真实的、客观的,而且作为历史,又经受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其价值更是绝对的、权威的。其次,虽然对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读者的参与,但具体的、分散的读者是不会自发形成对文学经典的认知的,他们需要借助“选本”和文学史的指导。“无论从‘选本’的整体功能上看,还是从‘选本’的具体解读状况上看,中国古人的‘选本’接受促进了古代文学作品的流传。可以说许多优秀的传世之作都经过了选家的批点和选录,凭此文学作品才获得了流布于世的生命力”。^①文学史当然不同于“选本”,不是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和解读,而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但是,构成各个时期文学历史主要内容的却是作家与经典作品,文学史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对此前文学历史中产生的文学经典的发现、鉴别、确立、评价的过程。甚至有人认为:文学史应该是一种基于“个体化艺术世界”创造的“经典关系”结构,也就是建立一种“以经典文学为龙头”的文学经典之间“不同、并立、相互尊重”的“空

① 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